

13 草山行馆 台湾首座“总统官邸”



不说已知
只说未知

蒋介石去世后，在蒋经国的要求下，西子湾行馆于1977年移交高雄市政府接管，并改名为蒋介石纪念馆，同时全面开放西子湾风景区供民众游览。

在行馆陈设方面，一楼的餐桌、餐具仍原物展现。二楼有主卧室、蒋介石及夫人办公室各一间。办公室有文房四宝、蒋介石写的“澄清楼”匾额以及宋美龄手绘的国画《长相左右》。走廊两侧挂了一张张蒋家人的生活照，还有手摇式电话机、自上海运来的老式烤箱等设施；蒋介石的座驾停放在车库内。

按照蒋经国的指示，在西子湾办理“中山大学”复校，并由亲信李焕于1980年出任第一任校长，当地除海水浴场外，其余约45公顷都被划入“中山大学”。为拓展校园，“中山大学”也划走了部分的行馆庭院，因此西子湾行馆越来越小，只占校园的一角，管理权也由市政府移交给“中山大学”。

1999年，“中山大学”重新整修行馆，粉刷了墙壁，原来的木门窗也改为铝门窗，侍卫室、起居室、浴室及厨房也改为约270平方米空间的艺廊，其余如大厅、卧室等则保持原貌，开放供公众参观。

至于草山行馆，是为迎接裕仁访台而建的。1949年，国民党军队仓皇逃窜，溃不成军，失败已成定局，原本还在川滇奔走，希望稳住西南局面的蒋介石强打精神，与蒋经国冒着炮火轰击的风险，于1949年12月10日下午2点，自成都凤凰山机场搭乘由衣复恩、夏功权驾驶的DC-4运输机飞往台湾。

由于大陆近半已被解放，蒋介石乘坐的飞机无塔台指引或地形地物参考，全程无线电关闭，7个多小时都在9000尺到10000尺的云

雾中摸索飞行，飞机高飞了氧气不足，低飞了又担心解放军的炮火。蒋介石途中“假眠三小时，未能成寐”，直到晚上9点，飞机才确定飞过福州平潭，并于晚上10点顺利降落台北，在陈诚的陪同下，蒋介石坐车抵达位于阳明山巅的草山官邸入住，直到半夜才就寝，虽然颓败依旧，但相较于成都的惊险，他在日记中记载，阳明山“空气清淡，环境清静，与成都灰色阴沉相较，则判若天渊也”。

从这一刻开始，位于台北市北投区湖底路149号、阳明山公园第一停车场旁的草山行馆，正式成为台湾首座“总统官邸”。

草山行馆在士林官邸完工后功成身退，成为蒋介石夏日的住处，接待过无数权贵政要。蒋介石故去后，草山行馆一度荒废，后来随着“去蒋化”风波越演越烈，草山行馆在一天的深夜终毁于一场恶火。

草山行馆的前身为日本糖业株式会社招待所，建于1920年，是为迎接裕仁来台视察而修建的。它占地总面积近4300平方米，前后花3年时间建成，包括日式主馆与四栋随从人员居所。主馆面积近600平方米，大门是石砌的“哥特式”拱门，配合日式木料结构房屋，外石砌、内木制，建材木料多为桧木，为当时阳明山特有的别墅风格。

步入草山行馆，会先通过收发室与衣帽间，再经过川堂步入正室，内有大厅、会客室、书房、卧室、主卧室、起居室、客房、厨房，通过木制地板可以通到天井中庭与小花圃，起居室与小客厅外有观景露台。布置虽然简单，却有石砌壁炉，室外可远眺台北市，风景优美。同时因为行馆处在悬崖上，易守难攻，因此有一定的安全优势。

裕仁到阳明山、北投一带视察时，虽有大批人士筹划接待，却未在此享受遐迩闻名的硫磺温泉，只在此停留了1小时50分钟。据说当时蒋渭水等台湾知识分子谋划发动“假欢迎，真请愿”行动，引发殖民政府高度疑虑“岛人不稳”，加上传出可能有朝鲜人士发动暗杀的传闻，因此裕仁并未在台多作停留。裕仁返日后，行馆则成为日据时期名流雅聚的温泉别墅，一说即“福大招待所”。

战后，位于阳明山麓的草山行馆为台糖公司接收，改称阳明山宾馆。陈诚1948年到台养病时曾住在行馆附近，当时草山行馆也是贵宾招待所。1949年4月，宋子文来台探望组训新军的孙立人，视察台湾时，便下榻在草山行馆。宋子文除会见孙立人与陈诚，也与美国驻台领事艾德加会晤，但此行仅在草山行馆停留了两天。

（摘自《蒋介石后传：蒋介石台湾26年政治地理》师永刚 方旭 著）

25 沥川出院了



虐心的爱
残缺的美

“晚上你做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到图书馆去研究你给我改的proposal。改了那么多，好多地方我都不明白。”

“什么地方不明白？”他说，“趁我在这儿，我说给你，不是更好吗？”

“那你陪我去图书馆，好不好？”我去挽他的手臂。

“今天我没穿假肢，你介意吗？”他淡淡地问。

“不介意。用假肢走路那么辛苦，你最好天天都不要用。”我脱口而出，随即又不安地看了他一眼。沥川非常注意仪容，在正式场合从来都是打扮得一丝不苟，而他又是一个完美主义者。可想而知，失去一条腿，终生残废，对他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。

他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

图书馆的二楼和三楼都是自习室，几百张桌子放在一个大厅里。几百个人坐在里面看书。沥川若是进去，绝对会引起一阵骚动。

我带沥川去了一楼的报刊阅览室，那里人少。

我们找到了位置，沥川接过我脱下的棉衣，挂在一边，然后脱下自己的风衣。

我从书包里拿出打印好的proposal，字典和笔记本。正要坐下来，沥川说：“坐到我的左边来。”

忽然他问我：“期中考试考得怎么样？”

“平均90分，离目标还差5分。再努把力，获得奖学金就有望了。”

“孺子可教。写proposal有一个原则，不要说这么做对你会有何好处，要说这么做对别的学生、对学校会有什么好处。”

他微微换了一下坐姿。我发现，他失去了下半侧的骨骼，他坐下来就只有一个支点，所以很难坐直，也很难坐稳，必须用一只手臂来支撑身

体，他一直用右手扶着自己。

接下来，他给我讲为什么他要那么改，一处一处地讲，讲了整整两个小时。他左手写字不熟练，便在纸上画。沥川的记忆力真强，很复杂很长的单词，从来拼不错。

最后，我觉得他再这么讲下去，会疲惫不堪，便说：“我们走吧，太晚了。”

“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？”

“没了。彻底听明白了。哥哥你太棒了，这就是母语的好处。”

他忍俊不禁。

“英语不是我的母语。”他说，“我在瑞士长大，在法语区度过的童年，在德语区上的初中和高中，我的母语是法语和德语。”

他站起来，帮我拿来棉衣，看着我穿好，然后自己穿上风衣。我们一起走出图书馆，又回到校长楼前他停车的地方。

“你想出去吃夜宵吗？”他问。

“不去，你累了。我陪你回医院，好吗？”我说。

“No。”

他递给我一个粉红色的小盒子，“我给你买了一个手机，有空给我打电话。”

“医院是不是屏蔽信号？”

“我明天出院。”

“快上车吧。”我说。

地上到处都是薄冰，他若不小心摔了跤，把剩下的那条腿摔坏了，那可怎么办。

“下次，好不好？等你完全康复了再送我。”

“No。”他说，“地上这么滑，你又不看路，我怕你摔跤。”

回到寝室，我喜滋滋的。

“哎，你终于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了。”安安观察着我的脸，“可喜可贺。”

我走到楼梯口给沥川打电话，3秒钟之内他就接了：“Hi。”

“快到医院了吗？”

“快到了。”

“为什么手机是粉红色的？”

“这是少女喜欢的颜色。”

“沥川你多大？”

“25岁，是不是太老了？”

“不老不老，一点也不老。谢谢哦。”我欢欢喜喜地收了线。

第二天是个大晴天。课程已经结束了，大家都在备考，我也不例外，7点就起床，拿了杯浓茶就去图书馆。

到了中午，我走出图书馆去吃饭时，手机响了，传来他的声音：

“是我，沥川。”

“沥川，你出院了？”

“总算出来了。医生是我父亲的熟人，快整死我了。”他说，“今天下午，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”

“帮什么忙，说吧。”

“我有一个朋友今天开画展，你能陪我一起去吗？”

“没问题，只是我不懂绘画，站在那里会不会显得很白痴？”

（摘自《沥川往事》施定柔 著）